



陈绪章 陈芳路◎著

北大荒记忆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北大荒记忆

陈绪章 陈芳路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荒记忆 / 陈绪章, 陈芳路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07-2018-3

I. ①北… II. ①陈… ②陈…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558号

北大荒记忆

BEIDAHUANG JIY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何志红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插图 陈卫东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397(批发) 83460239(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线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0755-83460339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
定 价 4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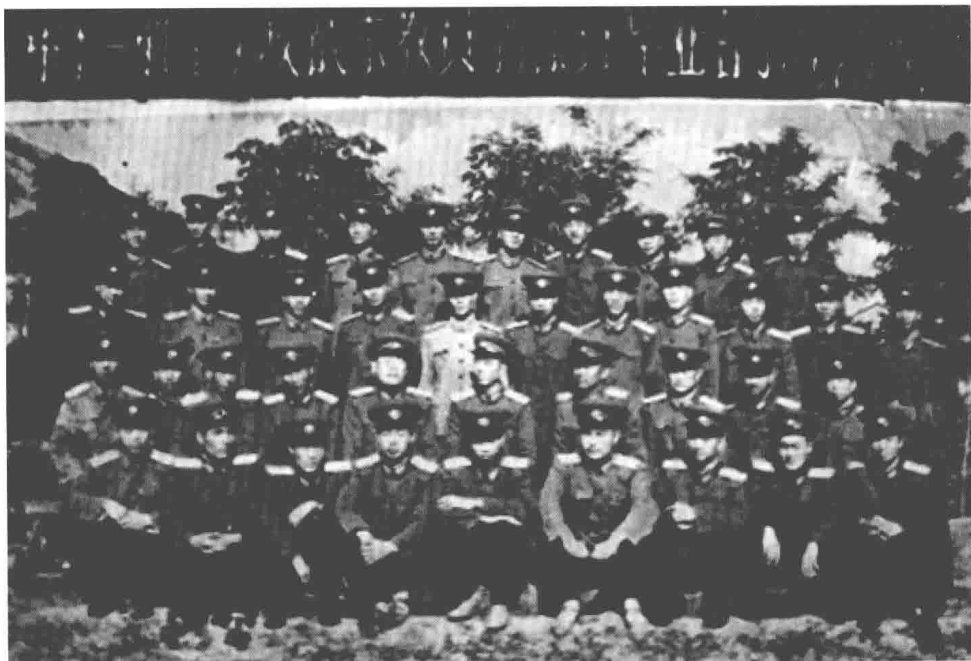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绪章（20世纪50年代空军航校时期）



陈绪章夫妇（摄于1957年，四川省南充市）



1957年7月，第十一航空学校战术教员训练班毕业合影（第4排左一为陈绪章）



航校部分战友（前排中间者为陈绪章）



1960年垦荒时期的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领导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是：副场长张绮秋，场长高学仁，副场长、老红军王诚忠；后排从左至右是：副场长、老红军张明向，党委书记单洪吉，政治部主任石新法，机务副场长刘朝英，第一副场长杨仕钧）



陈绪章在航校及北大荒开发建设中建功立业



在北大荒建设初期的1959年
(陈绪章夫妇及长子)



劳动校长陈绪章(左一)



陈绪章在亲手制作的地球仪前讲课(20世纪70年代)



著名画家刘春杰（左一）探望小学时的老师陈绪章先生



2005年9月8日，北京知青张玉兰（右一）、上海知青李萍娣（左一）、唐荷芳（左二）千里迢迢来农场看望老校长陈绪章（右二）



退休后的陈绪章老两口（他们身后的加工厂学校就是黑龙江省青山农场1955年创建时的老场部）



陈绪章与农场部分复转官兵、加工厂老领导、老职工及知青合影



1998年3月28日，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纪念1958年转业官兵来场开发建设40周年合影

序一

我的老师陈绪章先生

刘春杰（著名画家、作家）

小学同学芳路为了纪念其父陈绪章先生，即将出版《北大荒记忆》一书，嘱我作序。芳路的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翻看旧照片，追忆往昔，搜寻遥远，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想起陈老师，“命运”两个字便压在心口，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

20世纪50年代，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出在工业上中国要15年内赶超英国。同时决定下放大批干部到农业战线去，促使农业生产“大跃进”。正好战争不再，大批军人需要安置，于是国家出台政策，将十万官兵转业集结北大荒，屯垦戍边，开发荒原。这批军人中有不屈不挠的上甘岭勇士们、铁道兵、文艺兵、部队科技人员、教员，他们或带着光荣的伤口，或带着美好希望踏上祖国东北边陲。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无边的沼泽地、无尽的风夹着雪，怒吼般的“大烟炮”肆虐。面对荒山野岭，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儿便是伐木割草，在天黑前盖起“住房”，用木材支撑起三角支架，用草裹住支架，日后被称之为“马架子”。这些年轻的军人豪迈地宣誓：“天当被子地当床。”



被裹挟在官兵洪流中的就有我的老师陈绪章，彼时他在西安第十一航空学校任教，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之神捉弄人，他偏偏有一个亲戚出身不好，严重影响了入党进程。当他看到组织号召军人转业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后，为了前途，为了改造思想，毅然向党组织提交申请：“坚决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北大荒长期锻炼，改造自己。”

1958年3月，他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与首长、战友们挥泪告别，完成他认为的“人生中最重要转折”，卷入茫茫人海，未来就在前方，美好触手可得，为此他激动得彻夜未眠。

类似陈老师这样奔着光明前程而来的人很多，将军挥手鼓励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永远扎根边疆。年轻人血往上涌，激情澎湃，他们向地球宣战，向荒原要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每天大家早起一小时，向时间要效益，开荒、种地，这个时间属于休息，所以不算正式劳动，称之为“突击”。早饭后才是真正的战斗，所有的农业基础建设全靠体力，他们年轻，有的就是力气。累了，老战士便讲起抗美援朝的千辛万苦、枪林弹雨。比起打仗，干农活算个球儿。晚饭后则要开会，交流经验，反省思想，宁可透支生命，也绝不辱使命。

那时流行一句话：北大荒呀真荒凉，到处看不到大姑娘。十万官兵，哪里找那么多适龄女青年呢？于是政府设法派遣支边青年到北大荒，期待解决问题。也有很多人回到村里，娶了媳妇带回北大荒。我小学、初中、高中的许多老师

都是转业军官，他们大都娶了乡下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结婚生子……

拼命劳作一年半，陈老师受到农垦部东北农垦总局及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嘉奖，并光荣入党。那一刻，大概是他人生的巅峰，终于实现了人生最高目标。但他并不知道，身体的严重透支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那时那刻，他为自己当初从军队院校教师转变为农场工人的抉择而自豪与欣喜。

在荒原安了家，有了儿女，自然又建学校，以陈老师的文化程度，当然地成了学校老师，并出任校长。他教物理、地理、植物等课程，写一手好字。他讲地理课，随着粉笔白屑的纷落，黑板上旋即出现了山水、花鸟、鱼虫，也有人物、走兽。原本枯燥的地名、物名也就生动了，引得我们睁大眼睛。正是那时起，我对绘画有了兴趣，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大概小学六年级光景，学校举办绘画大赛，上操时陈老师用标准的四川话宣布结果：一等奖，刘春杰同学。听到喊我领奖，大脑一片空白，身轻如燕，我是怎么走上台的，如何回到队伍中都不知道了，只记得接过奖状时陈老师微笑地点头。这对于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奖励的我来说，简直是意外的惊喜，估计陈老师当年举手宣誓时也是这个感觉吧。

陈老师是一校之长，后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老校长，他却比任何一位老师都和蔼、慈祥、勤劳。只要没有课，他一定在忙，植树、种花、锄草、施肥、嫁接果树，他像一名校工，但比校工忙碌得多。

陈老师培育的果园成了气候，棵棵长满了小苹果，酸



甜的果子像乐开花的朋友，冲着我们左右摇手，坐在教室，想起它们，嘴里便酸了。我们鼓起勇气，趁着夜幕掩护匍匐进果园，把小书包装满。因为做贼心虚，慌乱中折断了一地树枝。一向温和的陈老师在大会上发了火，果树是他一点点培植起来的，一如他的孩子。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绕着他走，怕他认出夜里黑影子里的人有我。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他也老了，一段时间里对他也没有了少年时的崇拜。但过了三十岁，大凡回家探望父母，我是一定要去陈老师家坐坐，陪他聊聊天。记得最后一次去看他，是晚上。陈老师有四个儿子，一家十四口正在吃饭，本来不大的屋子里被塞得满满的，无处下脚。陈老师又苍老了许多，身体弯曲近45度了。他倒了杯白开水递给我，问寒问暖。有段时间，农场经济转型，有些企业倒闭，或卖给个人，许多职工下岗，陈老师的儿子也在其中……说实话，尽管有客观原因，但当时我对他们是有些意见的，陈老师毕竟是老人了，还要增加这种压力，他还有多少承受力呢？陈老师一生培养出多少农场子弟，在国外，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有多少栋梁之材因他的启蒙而大有成就？他种了别人的地，却荒了自己的田呀。

聊了一会儿我便告辞，瘦弱的陈老师坚持出门送我。那时他浮肿的眼皮拥挤着眼，眼几乎是一道缝隙了，颧骨格外突起，撑得蜡黄的皮肤显出些许光亮。他站在风中苦笑了一下，摆手示意，握别时我真的担心风会带他而去。但不久我听说他真的随风而去了，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军人，英雄末路，被生活榨干，轻轻地飘走了。生为徭役，死为安乐，

我的老师，您走吧，走好！毕竟您可以再无压力，让牵挂也一并消失。

我的老师，您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是否还能忆起日记中所记：1958年3月24日6时35分组织欢送您开启北大荒之行，以及1959年12月1日8时您举起右手宣誓？

芳路是陈老师最小的儿子，自小聪慧，是我们班级最优秀的男生。20世纪90年代他从北大荒去了遥远的深圳。时代真的变了，离开家乡是他主动左右命运，这于陈老师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事儿。深圳的节奏推着芳路趑趄着向前，他的女儿事业有成，一家人生活颇殷实，这种完全有别于父辈的生活方式与态度，陈老师生前既予以首肯，现在当然含笑而欣慰。在他去天堂十年后，芳路把《北大荒记忆》送给他作为礼物，真好。



序二

栖身鹏城 不忘初心

陈芳路

香港回归前夕，1997年3月，我从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向广东深圳出发。临行前，年近古稀的老父亲非要送一送我。在加工厂通往场部的路口，我招手拦了辆三轮车，跳上车时，父亲躬身将随身带着的一件军大衣递给了我，我说不冷，又把大衣还给了他，父亲急了：不要再扔给我了，车上盖着，别着凉了。

车子加速向前，我含泪向父亲挥了挥手：我知道啦……

以后在独闯深圳日子里，父亲给我的书信一直不断，特别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老人家坚定地支持着我。我将在深圳撰写的文章，参与编辑的书刊寄给他时，他特别高兴，勉励我要继续努力，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父亲陈绪章是十万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一员，是黑龙江垦区第一代拓荒者。在北大荒这片热土上，他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特别是在教育战线默默耕耘近二十年，他的诚实、勤劳、善良、正直的品德令人钦佩。

2006年6月30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熟悉他的人至今对他念念不忘……

“陈校长，你怎么走的这么早？我们加工厂乡亲来看你来了……”在前来告别的人群中一位两鬓斑白70岁左右的老者，在我父亲的遗体前脱帽，三鞠躬。他老泪纵横哽咽着：“陈校长，你可是个好人啊……”这是一位名叫潘修福的退休工人对我父亲的肺腑之言。

获悉我父亲逝世后，曾在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加工厂学校教英语的郭萍老师感叹道：以前我在加工厂学校教书的时候陈校长对我帮助挺大的，陈校长办事特别认真，我觉得挺受益的。

父亲的学生江忠回忆起在加工厂学校被评为优秀学生时的奖品——笔记本，扉页上有陈校长亲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赠言，他一保存着，成为他战胜困难的创业法宝。

父亲的学生董宝娥回忆道，大概是1979年，放暑假，也就14岁左右，学校组织了一次暑期夏令营，是骑自行车到风景特别秀丽的距我们家乡100多里的兴凯湖……带队的是加工厂学校的校长陈绪章。陈校长是一位令我们尊敬的校长。感谢他组织了这次活动，让我今天想起来都觉得那么的美好。

父亲的学生刘春杰还把对老校长的回忆写进了《私想者》等书里：“三十多年前，人们物质生活极贫乏，饭都吃不饱，更别谈水果了。我（小刘）就读的小学利用开门办学和劳动课，在校园边上开了一片荒地，种了一大片果树。忙碌了一生的老校长每天早早来到果园、除草、浇水、修枝，同学们带着企盼，也都十分热情地为果园做事。几年功夫果



园成了气候，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北方人称这种鸡蛋大小的果子为“沙果”，酸甜好吃。摘果子那天，简直像过节，每个同学都能分到一书包。”

“教育事业老前辈，人老心红意志坚；春蚕吐丝为他人，留赠后人御风寒。”这是上海知青徐国香赞叹我父亲的诗句。

可以欣慰地告诉父亲，他的学生刘春香创建了“小小同学与恩师”微信群，成员包括马鹰、那连生、郭萍、李宝和王安全、孙英、吴国英等老师以及部分小时同学，我也是成员之一，几乎每天都在互动交流（大家也时常提起老校长）。今年1月25日，我们群还举办了首届微信春晚，虽然远隔千里，但却近在咫尺。学生对老师的思念跨越了时空。

自2015年12月起，为纪念父亲去世10周年，我开始收集身边现有的父亲生前写作资料，并与远在黑龙的三个哥哥取得了联系。原以为父亲生前（1929.3-2006.6）留下的资料并不多，可是整理出来却有16万字，其中不仅有自传等回忆文章，还有笔记、日记、诗歌等。父亲的资料主要是我三哥卫东保存，他用手机、照相机拍摄后传给我；同时，黑龙江八五六农场《长青》杂志编辑部也提供了部分资料。整个资料收集、拍摄、传送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接着我按照拍摄照片上的文字进行打印、汇总、编撰。

为继承父亲等老一代北大荒拓荒者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精神，弘扬其优秀品质，教育后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根据父亲生前资料整理出版《北大荒记忆》。

信息社会瞬息万变，人们阅读的范围及媒介也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等新媒体、自媒体的广泛运用，